

诗林漫步

长城与黄河的交响乐

(组诗)

●刘海豹

1

长城是一条琴弦。黄河
是另一条琴弦
从来没有想到,在老牛湾
两条弦相逢
弹出的琴声,竟然荡气回肠

2

一条弦起伏于群山之巅
身姿逶迤,如一条腾飞的巨龙
长城砖石是龙的鳞甲
把一条弦的声音,藏于体内
北风吹过,琴声铮铮

3

一条弦从高原雪域而来
听过黄河咆哮的人,都会想到
九曲十八弯的回声
大河何其浩荡,像一条奔腾的琴弦
弹着流水和涛声
纤夫的号子那么悲壮
羊皮筏子随波沉浮
母亲河,用滔滔波澜
孕育了华夏五千年的璀璨文明

4

群山把一条弦举在高处
山下的人们,在岁月里负重而行
人间烟火在晨昏中随着琴声
慢慢升起
高处的回声,是从低谷里升起来的
青龙洞山和好汉山
是从低谷升起两个音符
清新脱俗,婉转悠扬
以一抹新绿,点亮山水的画轴
村庄和风景,在山水间同声相合
在清水河县的大山里越奏越响

5

一条弦被老牛湾峡谷接得很低
有人怀揣曲折心事
在琴弦上摆渡
黄河拐过多少弯,也没有
这道拐弯得意味深长
拐成方言的尾音,教了下來
黄河水不再咆哮
老牛湾黄河大峡谷旅游区
在山河相拥处焕发新生

6

在长城和黄河握手的地方
群山低下头颅
黄河水如此澄静
两条弦弹出北方的乡音
接纳五湖四海的口音,在太极湾
把酒言欢,或相见恨晚
黄河水每天都是新的
像一面镜湖,风平浪静
映照每一位远来的游人

7

青山不语,流水无声
只有峡谷的峭壁还记得那些往事
一个老人在孙子的搀扶下
路过纤夫浮雕墙
沿着新栈道,朝夕阳的方向
慢慢走去
他也许是老牛湾最后的艄公
在黄河边,缅怀着什么
七夕那天
骡驮轿走过山路,踢鼓子秧歌响起
游轮划开水面,把笑声
摆渡到云端

8

这么多年过去了
两条弦依然紧紧相扣,把一座山
和一条河,拥入怀中
一条弦,弹出一身风骨
那是中国人的脊梁
挺拔而坚硬
一条弦,弹出柔情似水
那是母亲的胸怀
辽阔而深远
高山流水,是两条弦的交响乐

青城文脉

托克托县是黄河流入呼和浩特的第一站。过去的河口镇,现在的双河镇河口村,位于黄河“几”字形拐角的右上角,南距黄河两公里,地理位置十分重要,正好是黄河上、中游分界点,也是大黑河逆向汇入黄河的口子,河口之称由此而来。

历史上的河口村是一个极为兴盛的水旱码头,“曾经是东通幽燕旷原、西接河套甘宁、南连晋陕腹地、北系大漠草原的水陆交通要冲,人流物流密集,社会信息灵通,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在此交融,在此相汇。”

河口是粮油、盐碱、甘草、皮毛、牲畜、木材等货物的集散地,买卖十分兴隆。后来,很多行商看好这里的商机,纷纷带足银两到此买房地,从行商变为坐商,共同推动着河口地区的经贸发展。商户以走西口而来的山西人为主,较大的字号都有自己固定的装卸货码头和货场。此处终日繁忙的河运码头,曾经在商贸运输上发挥过极为重要的作用。1923年平绥铁路通到包头,方便快捷的运输让曾经辉煌的河口码头黯然失色。再加上河口时有被黄河水淹没的危险,严重影响正常运输,最终被包头南海子码头所取代。

商船云集、店铺林立的河口,除了“君子津”的传说,也积攒下很多地域特色十分浓厚的乡

用情小品

爬山调也叫爬山歌、山曲儿,爬山调是武川的骄傲。打从我记事起,就知道这爬山调爷爷奶奶爱唱,爹妈爱唱,哥哥姐姐爱唱,邻里爱唱;长大了便知道全村人爱唱,周围村子的人也爱唱。武川人爱把生活的感受用爬山调来表达,而且多即景咏唱,出口成章,内容丰富多彩。

每逢婚姻喜事、酒席饮宴,便是一个歌的盛会、爬山调的海洋。不管是否有文艺禀赋,乡亲们都能唱上一段;无论有没有音乐细胞,他们的歌声总是那么圆润动人、惹人喜爱!运气、编词、配调,样样都得得心应手。敬酒时唱起它,酒不沾唇人自醉;约会时唱起它,青年男女更是乐在其中。

唱爬山歌,既不用乐队伴奏,也不问有无观众。一个人行路感到寂寞,唱两句爬山调,自得其乐;应他人之邀,唱上一段,称之为抖曲儿;一唱一和传递心声,称之为对曲儿;两个人碰在一起,你唱我唱一比高下,称之为赛曲儿;红火热闹之时高手登台露脸,称之为摆曲儿……显然,不同的唱法,是由不同的环境、不同的场合所决定的。有多少种唱法,就有多少种情趣。想欣赏一番吗?请听,那爬山调正向着你唱呢:

天上的星星地上的水,
武川人唱爬山调生来就会。

时光流影

那年九月,绿皮火车摇摇晃晃地把我从赤峰“运”到了塞外青城。车窗外的风景从丘陵变荒漠,最后变成灰扑扑的山峦,我的心也跟着一点点沉下去。出站时,一阵干燥的风裹着煤灰扑面而来,呛得我咳了几声。接新生的校车停在广场一侧,我拖着行李箱爬上去,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。车子发动时,忽然一阵齐整的口号声从不远处传来,接着是歌声,是《团结就是力量》,上百个嗓子吼出来的,像一块巨铁砸在水泥地上,震得车窗嗡嗡作响。司机头也不回地说了句:“那是教导队、天天练。”那是我与青城军歌的初次照面,彼时我还不知道,往后四年,每个清晨我都会被这歌声从梦里“捞”起来。

军训是在开学后的第三天开始的。我们中文系的男生被编入三连,在校园里进行军训。教官二十来岁,黑瘦的脸,颧骨很高。他话不多,第一天站军姿时只说了句:“我唱一句,你们跟一句。”然后开口:“向前向前向前,我们的队伍向太阳——”他的声音沙哑,却有种奇异的穿透力,像砂纸打磨生铁。我们跟着唱,起初稀稀拉拉,后来渐渐齐了,五十多人的声音汇在一起,在九月的烈日下蒸腾起来。汗水流进眼睛里,蜇得生疼,可歌声不停,那疼痛便仿佛有了形状,被旋律托举着,不再那么难以忍受。

后来我才慢慢知道,这首歌诞生于1939年的延安,原名《八路军进行曲》,是《八路军大合唱》中的一首。而青城所在的绥远地区,正是当年八路军浴血奋战过的地方。教官们唱它,是因为前辈就是唱着这首歌从战火中走过来的。我们唱它,只是军训,而他们唱它,是为了活命。

每天清晨五点半,起床号准时响起。那声音不像学校的电铃那样尖利,而是带着金属的震颤,像一把长号在远处低鸣。我们睡眼惺忪地冲向操场,教官已经站在最光里,影子被拉得很长。早操的内容是跑圈,边跑边喊“一二三四”,喊到嗓子冒烟。然后开饭,饭前要唱歌,唱《打靶归来》或《我是一个

托县·河口·一溜湾

●高雁萍

间美食,比如托县炖鱼、酸粥酸米饭等。相传酸饭源自山西河曲,明末清初随着走西口的移民渡过黄河来到托克托。耐饿的酸饭,消暑解渴的酸粥,备受当地人和过往客商喜爱,一直流传至今。2023年8月,因面塑、双墙秧歌、河口老龙、隆咚鼓等丰富的非遗项目,河口村入选首批自治区级非遗特色小镇。

从河口开始,黄河渐渐改东流为曲折蜿蜒的南流,沿河地带被形象地称为“一溜湾”。这里背靠山梁,面临黄河,土地肥沃,光照充足,春季升温迅速,秋季降温缓慢,独特的小气候非常适合农作物生长;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托县辣椒和久负盛名的托县葡萄都出自这一地区。

每年一入秋,皮条沟村便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丰收景象。一块块辣椒地简直红翻了天。人们高兴得不拢嘴,挎着篮子提着桶,往来于田间地头。他们美滋滋地忙着摘辣椒,一车一车运回家后,切的切、串的串、晒的晒,还得见缝插针,忙活着往出加工粗细不同的辣椒面儿,忙着在家门口接待一波又一波或专程或路过来买土特产的城里人、外乡客。

托县辣椒种植历史悠久,成熟期的果实形状如红艳艳的小灯笼,故得名“灯笼红”。夏去秋来,辣椒秧上的小灯笼,吸足了黄河上中游分界处的阳光雨露和精灵之气,厚厚的果皮内饱

含着丰富的维生素与红色素,在烹饪的过程中,总能让极为普通的食材,因为遇见托县辣椒,而变得美艳动人、活色生香。飘着一层红椒油的托县炖鱼、托县粉汤和托县拉面,一直是很多人来托县旅游的借口,当然也是托县人自己的最爱。

红艳艳的托县辣椒是兴旺和喜庆的象征。长在地里是希望,摊在场院是丰收,一串一串挂起来,就成了风景。

皮条沟村出产的托县辣椒以色艳、味香、微辣而著称。每到丰收季节,人们在观赏黄河湿地风景的同时,顺路就能买到或鲜或干的托县辣椒。“一溜湾”瓶装油炸辣椒、西红柿辣椒酱、辣椒油等系列产品现已成为走亲访友的伴手礼。

一溜湾另一个出产美食的好去处,是郝家窑村。

300多年前,山西省忻州市河曲县郝家兄弟走西口来到这里,从开荒种地,到定居繁衍,最终形成以郝姓为主的村落。为了让后人记住祖辈们的故事,郝家窑村和河口村都建有村史博物馆,梳理村庄的发展史,展陈生产生活中曾经使用或还在使用的老物件儿。通过参观,更多人了解了村庄的历史。

位于黄河东岸的郝家窑村,沿黄公路穿村

而过,交通十分便利。近年来,借新农村建设的东风,依托黄河天然景观和神泉旅游景区、郝家窑村以特色农业为基础,充分发挥地域优势,积极打造黄河岸边的农家院和沿黄地区的民俗旅游村,为当地发展乡村旅游注入新活力。郝家窑村以葡萄种植和渔业养殖为主,一个个采摘小院和农家乐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。看黄河,采摘葡萄,吃托县炖鱼,只要来郝家窑村,这三个项目缺一不可。托县鲤鱼久负盛名,历史上也曾是进贡的佳品,尤其那鲜美的开河鱼更是名不虚传,能吃上,便是饱了口福。

每年早春三月,黄河湿地管护中心郝家窑村文化广场都要举办声势浩大的开河鱼节,通过厨艺大赛、非遗项目展示、农副产品展销、文艺演出等,推动托克托县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,扩大黄河景观文化旅游区的影响。此外还有一年一度的黄河文化旅游节、葡萄节。

现在的郝家窑村依托旅游产业把葡萄采摘、农家乐接待、农业观光、休闲娱乐等项目融合起来,经济收入十分可观,被农业农村部评为“中国美丽休闲乡村”,被文化和旅游部评为“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”,被自治区农牧厅评为全区“一村一品”示范村。郝家窑村的葡萄,更是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从嘴里甜到心里。

武川的爬山调

●乔峻岭

的妇女谁解救?”“荒山头上栽樱桃,妇女翻身头一遭。”“包办婚姻跳火坑,自由恋爱才称心。”如泣如诉,动人心弦。反映爱情生活的尤为动人,诸如:“大出奇开花杆杆上,相思病落在你身上。”“听见哥哥的说话声,挖蹦蹦打断个头号针。”“马莲开花蓝朵朵,白日黑夜想哥哥。”“黑老鸦落在猪身上,要死要活紧跟上。”歌颂党和新中国的:“娃娃忘不了娘,发了财也不能忘共产党。”“过了银桥上金桥,社会主义是幸福桥。”“炉口火烧火坑洞洞热,共产党办事心里头乐。”这些优美的唱词,热情洋溢,不绝于耳。

爬山调与其他流行歌曲一样,深受人们喜爱,竞相传唱。1986年武川县组织了“银虎杯”爬山调大赛,嘉奖了10名优胜者。2006年在呼和浩特市“瑞星杯”爬山调大奖赛中,武川县选手分别斩获一、二、三等奖及优秀奖。2019年武川县文化馆先后两次举办爬山调挖掘、收集、创作研习班,聘请邓九刚、田彬、韩志雄等著名作家授课讲学,为爬山调在武川县及呼和浩特市普及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。近年来,武川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、武川县文化馆先后编辑出版了《爬山歌选》和《武川爬山歌集》。文化研究者拿来研读民间文学,农村人冬日坐在炕头翻开册子随口哼唱两声。

乡下人文化水平不算高,可唱爬山调出名的人却不少。武川县土生土长的农民,不少在

全自治区乃至全国唱出了名气:

张二银虎唱爬山调出了名,
从武川唱进了北京城。

梁老有唱爬山调不断头,
听歌的人们不想走。

武三军唱爬山调唱了个红,
一唱就得第一名。

裴莲蒲唱爬山调有回声,
铜锤敲响入耳钟。

田苗旺、袁昆俊一副好嗓音,
千里以外动人心。

范芝兰、张玉凤咬字真,
十里路上有人听。

……

哦,这悠悠绵长的爬山调,质朴聪慧、爱唱山曲的乡亲们啊!可以说,爬山调是武川人民生活里别具风味的精神食粮,武川,便是爬山调的故乡。如今当地流传一句俗话:“武川三件宝,山药莜面爬山调。”

可那笑里没有嘲讽,只有一种青年才有的郑重。大四毕业前夕,我们最后一次集体走遍青城。从旧城墙遗址走到新建的新华广场,从母校的老校门走到火车站。路过军营时,正好赶上晚训练,墙内传来《强军战歌》的合唱,整齐、雄壮,比四年前我们唱得不知好了多少。一个同学忽然说:“以后再也听不到了。”我们停下来,站在暮色里,听完了一整首歌,墙内的歌声如潮水般涌出来,溢满整条街道。我们这些即将离开的人,却忽然觉得那歌声里多了某种别的东西——也许是告别,也许是怀念,也许是大学四年的青春终于找到了它的背景音。

离校那天清晨,我最后一次被军号声唤醒。那个声音我已经听了四年,能分辨出起床号、出操号、开饭号、熄灯号。那天响的是起床号,短促有力,像往常一样劈开晨雾。我拖着行李箱走过操场,大一军训时站过的位置已经站了另一群新生,他们也在学唱《当那一天来临》,声音生涩却认真。我停下来看了一会儿,阳光穿过树叶洒在他们脸上,那些年轻的脸庞上淌着汗,眼神里有种与我当年相似的迷茫与倔强。我忽然觉得,四年前那个在烈日下流汗的自己,正穿过时光与此刻的我对视。军歌像一条河,浸润着我们的心。

火车开动时,青城在窗外缓缓后退。远处的军营、城墙、干休所的老榆树,都渐渐缩成模糊的影子。可歌声没有退,它们藏在身体的某个角落,等待某个熟悉的旋律将它们唤醒。我戴上耳机,找出《强军战歌》,把音量调到最大。当副歌响起时,整个车厢都仿佛在震动。

如今我坐在书房里,窗外是婉转的鸟鸣和湿润的风。没有煤灰,没有号角,没有那些用尽全力吼出来的歌声。可我总在清晨将醒未醒时,听见遥远的号声穿过千山万水抵达耳畔。军歌嘹亮,它唱给那些趴在雪地里用歌声壮胆的战士,也唱给我们这些在和平时代奋力拼搏的学生。歌还是那些歌,唱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,可当旋律响起,所有人都站得更直了些,仿佛听见了某种召唤。

我终于懂得,军歌之于人们,不是背景音,是骨骼。是那些用血肉之躯唱过歌的人,把旋律锻造成人体的脊梁。而我们这些后来者,不过是借着歌声,触摸了一下那坚硬的、滚烫的、永远年轻的灵魂。

火车离站那一刻,我心里默念:青城,再见;军歌,嘹亮!